

本草纲目拾遗

清·赵学敏 辑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清·赵学敏所撰。原书于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刊行，距明·李时珍编成《本草纲目》已经一百余年。在这一百余年中，我国本草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作者遂收载《本草纲目》未收录的新品种编成本书，名为《本草纲目拾遗》。

全书共十卷。收载药物九百余种，其中主要的是《本草纲目》未收载的；也有虽已收载而治法形状或有不详的，即为之补充说明；对部分药物有误分、重合的，也都加以厘正。因此，本书对于学习、研究我国本草以及中医临床应用，都有参考价值。

今据1955年商务印书馆依据清代光绪年间张绍棠刻本排印本，再次进行校对、标点并重新编排索引重印。

本草纲目拾遗

清·赵学敏 辑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 $\frac{1}{2}$ 印张 4插页 340千字

1963年8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数：14,001—57,600

统一书号：14048·2771 定价：1.70元

〔科技新书目 36 — 71〕



出版者的话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为了继承发扬这份文化遗产，过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历代中医典籍。由于当时发行数量较少，以后又很少重印，许多书在社会上早已很难看到了。

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临床、教学、科研人员要求阅读历代医学原著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满足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需要，遵照卫生部关于有计划地整理出版中医药古代书籍的指示精神，我社特选择历代有代表性的中医名著，进行校勘、句读，出版发行。

应该指出，历代中医古书中，有些现代科学尚不能解释的问题，或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夹杂了一些不当的内容，希望读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对待，认真研究它的理论和经验，用科学方法进行整理和提高，发掘宝藏，吸取精华，推动中医这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卫生出版社

本草纲目拾遗小序

客有问于予曰：闻予有纲目拾遗之作乎？予曰：然。客曰：濒湖博极群书，囊括百代，征文考献，自子史迄稗乘，悉详采以成一家之言。且其时不惜工费，延天下医流，遍询土俗，远穷僻壤之产，险探仙麓之华。如癸辛杂识载押不芦，辍耕录载木乃伊。濒湖尚皆取之，亦何有遗之待拾欤？观子所为，不几指之骈疣之赘欤？余曰：唯唯否否，夫濒湖之书诚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俗尚好奇，则珍尤毕集。故丁藤陈药，不见本经。吉利寄奴，惟传后代。禽虫大备于思邈，汤液复补于海藏。非有继者，谁能宏其用也？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此而不书。过时罔识，将何别于百粤记中之产元黄基治肿毒，孙公谈圃之用水梅花治痢疾，后且莫知为何物，安辨其色味哉。矧夫烟草述于景岳，燕窝订于石顽。阅缪氏经疏一篇，知简误实为李氏之功臣，则予拾遗之作，又何有续脍重跖之虞乎？客应曰：可。即命予弁斯言于首以为叙。乾隆乙酉八月、钱塘赵学敏、恕轩题于双砚草堂。

凡 例

一、是书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

一、药目本有次第，纲目分类，自不得不繁，兹概从简以为例。

一、用药取其便也，珍贵罕见之物奚取焉。然以天地间瑰奇神异，何所蔑有，倘遇其物而莫能名，何如备其说之犹可考也。载之以助博物者用。

一、拙集虽主博收，而选录尤慎。其中有得之书史方志者、有得之世医先达者、必审其确验方载入，并附其名以传信，若稍涉疑义，即弃勿登。如银汗、钉霜、鸡丹、蜂溺、云根、石雄、黄油之类；不乏传方，俱难责效。有似此者，概从删削。宁蹈缺略之讥，不为轻信所误。

一、草药为类最广，诸家所传，亦不一其说。予终未敢深信。百草镜中收之最详，兹集间登一二者以曾种园圃中试验，故载之。否则宁从其略，不敢欺世也。

一、纲目无藤部，以藤归蔓类。不知木本为藤，草本为蔓，不容牵混。兹则另分藤蔓部。纲目无花部，以花附于各种本条，然其中有录其根叶反弃其花者；或仅入其花名，又无主治者。因为另立花部，其枝梗有补遗者，亦附其后。如梅花附梅梗之类，可以例推。

一、纲目中有仅列其名无主治者，如梅花龙涎，悉为录验增入；有考核未详者，他日拟作待用本草；将宇宙可入药之物，未经前人收采者，合之另为一书。以俟博访于后之君

子。

一、纲目有误分者、有误合者。如草部既列鸭跖草专条，何于杂草内又列耳环草？岂以其有碧蝉儿花之名误分也。不知碧蝉花即鸭跖草。又于长生草下附红茂草，引庚辛玉册之通泉草为注，乃因通泉草亦有长生草之名而误合也。殊不知通泉草乃蒲公英之别名。似此舛错，不胜指数。至于贝母不分川象，大枣不分南北，以致功用相歧，传误匪浅，则悉为补正其缺。

一、人部纲目收载不少，如爪甲代刀，天灵杀鬼，言之详矣。兹求其遗，必于隐怪残贼中搜罗之。非云济世，实以启奸。夫杀物救人，尚干天怒。况用人以疗人乎！故有谓童脑可以生势，交骨可以迷魂，直罗刹修罗道耳！噫！孙思邈且自误矣，老神仙吾何取哉？今特删之，而附其所删之意于此。

一、是录选辑之初，于目下分注“增品”“补治”二字为别。凡纲目未载则为增，纲目已载治法未备则为补。庚子春，复加校订。于补治十去八九，盖常用者主治自纷。纲目采载亦伙，毋庸再补。惟纲目所收罕用之物，而主治寥寥，仍为补治不删，品类无多亦不必目下分识，故概削之。

一、纲目中大目为纲，细目为目。有释名集解，以考名称形状、气味主治，以别寒热功用，发明以著其效，正误以定其讹，修治以和其性。且主治未备，则有附方；物质相同，则有附录。亦可谓详尽矣。然其例亦有不一者，若土当归乃荷包牡丹之根，而无释名集解。铁线草、金丝草有集解而不言形状。水仙花、甘锅泥非难得之物，而气味不载，既列修治，而诸石中独罕见其法。既无主治，则不应入药。而海獭滑髓并录不遗。寻常之味，每多发明；珍贵之伦，未获一解。

可见前人用心，多持矜慎。予成书既简，一切繁例从芟。其药品采自陈编，在古人原载气味形状，或一物数名者，统为直叙，不另分细目。有得之传闻或旧本，不载名解气味者，亦不妄添臆说。间有一得，则为附注于后，以就正方家。倘蒙同志之助，为之一一指订舛讹，更当永志不朽。

本草纲目拾遗总目

卷首	序例	正误		
卷一	水部			
卷二	火部	土部	金部	石部
卷三	草部上			
卷四	草部中			
卷五	草部下			
卷六	木部			
卷七	藤部	花部	果部上	
卷八	果部下	诸谷部	诸蔬部	
卷九	器用部	禽部	兽部	
卷十	鳞部	介部	虫部	
跋				
利济十二种总序				
品名索引				

正 误

濒湖作纲目，于各条下，有本经者，先引本经，次列他书。而土部石碱一条，列作补遗。不知神农本经卤碱有专条，而不列入。据本经逢原云：卤碱即石碱也。

张石顽云：朴消、消石本经所言，后人互错。五脏积热等症，乃热邪固积，非消石所能涤除。而化七十二种石，又岂朴消所能胜？此二条向来互简，濒湖不察，亦仍其误。且于消石发明下，引土宿本草消石能化七十二石，以别录此文列于朴消下为误，何以于本经又仍其错简耶。

礞石有二种，一种盐礞，出西戎，状如盐块，得湿即化为水或渗失。一种番礞，出西藏，有五色，以大红者为上，质如石，并无卤气。濒湖所引，皆盐礞也。真藏礞能化血肉为水，虽煅炼亦不可服。

山慈姑处州人以白花者良，形状绝似石蒜。濒湖于山慈姑集解下注云：冬月生叶，二月枯，即抽茎开花，有红黄白三色。于石蒜集解下注：春初生叶，七月苗枯，抽茎开花红色。又一种，四五月抽茎开花黄白色。予昔馆平湖仙塘寺，沈道人从遂安带有慈姑花一盆来，亲见之，其花白色，俨如石蒜花。据云：彼土人言无红黄花者，其花开于三月。而张石顽本经逢原慈姑下注云：开花于九月，则是以石蒜为慈姑矣。濒湖于慈姑条下附方，引孙天仁集效方，用红灯笼草，此乃红姑娘草，专治咽喉口齿，濒湖所收酸浆草是也。乃不列彼而列此，岂以慈姑又名鬼灯檠而误之耶。夫慈姑虽解毒，不入咽喉口齿，何得混入？又引奇效方吐风痰，用金灯花根，

不知石蒜亦名金灯花。山慈姑根食之不吐，石蒜食之令人吐。则奇效方所用乃石蒜，非慈姑也。濒湖且两误矣。

草药有金锁匙，俗称金锁银开，乃藤本蔓延之小草也。土人取以疗喉症极验。又名马蹄草，非马蹄细辛也；马蹄细辛即杜衡。濒湖于杜衡条后附方，引急救方中之金锁匙，认为杜衡误矣。

兰草有数种，濒湖纲目虽有正误，尚未明晰。其释名亦多淆混，悉为注之。泽兰，今人呼为奶孩儿者是也。此草方茎紫花，枝根皆香，人家多植之，妇女暑月以插发，入药入血分。省头草叶细碎如瓦松，开黄花，气微香，生江塘沙岸傍，暑月土人采之，入市货卖，妇人亦市以插发，云可除膈垢，未见有入药用者。又有香草，叶如薄荷而小，香气亦与薄荷迥别，五月六月间人家买以煎黄鱼，云可杀腥。代葱，此即所谓罗勒者是也。又有孩儿菊，叶如山马兰而长，近皆以此作泽兰入用药，云可治血。此四种皆香草，惟奶孩儿草香尤峻烈。濒湖纲目兰草释名下，概以省头草、孩儿菊混立一类，殊欠分晰，至其集解所详形状，则又以孩儿菊为泽兰，附方中则又认省头草为兰草，皆非确实也。又以罗勒入菜部，谓即兰香。而张璐玉逢原云：罗勒与兰香各别，张系长洲人，其俗每食必用香草，其说自有据，当可从也。

凡药有天生，有人造。濒湖纲目遇有人功制造者，辄备其法，亦可云博采无遗矣。独于草乌条附射罔，既列其主治之用，而不备其制造之法。仅于集解下引大明一说，又不详细。予因考而补之，以全濒湖之苦心也。按白猿经造射罔膏法：用新鲜草乌一二斗，洗去土，用箩盛，将脚端去黑皮，以肉白为度。捣碎，用布滤去，榨出汁，以干为度。去渣，将磁盆盛汁，盆下有粉，去粉不用，总要澄出清汁，如有十

碗，用四碗入锅内，煎一滚起沫，用篦片刮去沫，倾入磁碗内，再将余六碗生汁入前熟汁内，一顺搅匀，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于碗内，澄去滓，量汁多少，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时，又割去滓脚，再晒至晚，取澄清汁，用薄棉纸铺罩内，滤去滓。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每日晒时，用竹片从碗底顺搅，晒用此法，不致上热下生。至第四日晚，滤稠药存留弗去，另用碗盛，露一宿，取澄清汁，底下存硬稠者不用。第五日，入前汁一总晒，晒至六七日，各碗渐少，以汁多寡减去余碗，再分各碗。晒时观看碗口上起黑沙点子，面如结冰，有五色云象，其色红黑如香油样，总归磁盆内，放净处阴四五日。再用砖砌一炉，高二尺，周围大可容药盆，内放炉中心，离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炉于上，炉上空五寸，用布物盖于药盆之上，不致烟透走炉旁，取一火门如鹅卵，火从地起，高三寸，外用炭火十数块，并柶槭柴，俗呼棟漆。又用皂角花椒同烧烟，令烟入火门内熏药盆熟，药面上结成冰，是火候到矣。药熏一时之候，其结冰要厚再看冰厚，则除火取药出令冷，收入磁瓶内封固听用。如冬天寒冷，用絮物包放暖处，勿令冻损。如夏天热时，放于清凉之处，以免潮坏。如冬冻损，夏潮坏出沫，用磁盆盛如前法，炉熏之，药热即止。如将药上于箭上，用皂角花椒烟熏之，如旧。前药晒时，如遇日色太紧，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淡缓，不必露也。初做药之日，观天色晴明，即用乌头如前制之。如晒一二日有雨，将照前熏药炉上，只用炭火烘热盆为度，搅匀，又放得一二日，俟晴再晒。乌头取来不可堆厚，恐烂坏，必要湿地下摊开，不可见风吹干无汁，即取捣为妙。其药制完，瓶内封固，日久下澄清有稠者砂糖样，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名为晒药。比熏药更妙，其药

忌见香油，如入一点即无效。其性有三飞；见血飞，见油飞，见水飞。造藏甚忌此三者。

羊蹄菜叶，能杀胡夷鱼、鲑鱼、檀胡鱼毒。濒湖注云：胡夷鲑鱼皆河豚名，檀胡未详。敏按：檀胡即弹涂二字之讹也。弹涂乃跳鱼，余姚宁波皆有之，沿海沙涂上甚多，形如土附，有刺能螫人。闽中及宁人皆呼为弹涂，有中其毒者，羊蹄叶可解之。

吾杭西湖岳坟后山，生一种草，高三四寸，一茎直上，顶生四叶，隙著白花，与细辛无二，土人呼为四叶莲。按此即纲目所载獐耳细辛，乃及己也。濒湖于及己条下载其形状云：先开白花，后方生叶，止三片，皆误。

濒湖纲目菟葵，列于黄蜀葵上，蜀葵之下，必以其形状与蜀葵不甚相远，较之秋葵叶作鸡爪，花则单黄而大，迥非蜀葵之状者可比也。然细阅其集解下，如苏公所说，苗如石龙芮，花白如梅，郭璞所注。则又以为似葵而小，叶状如藜有毛，如寇宗奭所说；又以菟葵为锦葵，纷纷聚讼，迄无定识。濒湖于释名下引图经云：菟葵即天葵。而于集解中又不载图经所云形状，而独取郑氏通志云菟葵天葵也，状如葵菜，叶大如钱而厚，面青背紫，生于崖石。按此即紫背天葵也，其叶分三歧，如三叶酸草而大，有根，根下有子，年深者其子大如指，俗呼千年老鼠屎，以其形黑皮粗，如鼠屎状也。故外丹本草曰：雷丸草，以其根下有子如雷丸也。此则全非葵类，不过有葵之名而已。不知濒湖何所据而以为即菟葵，援引诸说，又无折衷，盖濒湖本未识菟葵，且亦不识天葵，故释名引外丹本草雷丸之名，而释名下亦不能注出其所以得此名之故，不皆失之疏略乎！考紫背天葵其功用全在根，而濒湖于主治条仅言其苗，不著其根之用，予故于拾遗中补之，

而备其说与此。

陆英即蒴藋，甄权药性论云：田野村墟甚多，人家所植，高大色赤者陆英。田野所生，叶上有粉者是蒴藋。二味所主大率相类，其论颇明白可据。濒湖纲目分陆英蒴藋为二，于陆英集解下之陶苏本草甄权药性论，皆言陆英即蒴藋。必有所据，又不引入何耶。

食茱萸，本草述云：大热无毒，能去积阴寒湿。濒湖于茱萸条内云：梔子形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有小毒，此解食字之误也。张石顽本经逢原云：食茱萸与吴茱萸性味相类，功用仿佛，而本经之文向来错简在山茱萸条内，详其主治心下寒热，即孟诜治心腹冷痛之谓，温中逐寒湿痹，即中恶去脏腑冷之谓。去三虫，即藏器疗虫毒飞尸之谓。虽常食之品，辛香助阳，能辟浊阴之滞，故有轻身之喻。已上主治，岂山茱萸能之乎！其治带下冷痢暖胃燥湿水气浮肿用之功，同吴茱萸，而力少逊，详其主治如此之伙，岂专入食品之用者。刘云密云：予年七十有七，至秋冬时小腹痛，绵绵不能止，盖小腹属肝，辛丑岁湿土司天，寒水在泉，且丙辛以化寒水，致风木郁于下而不得畅。且老人真阳又虚，故患此也。用食茱萸二钱、乌药一钱、香附一钱、合煎汤。再加倍清酒煮一时，于早膳后大饥时服之，前症顿愈。盖食茱萸去厥阴寒湿，而乌药气温利肝气，醋炒香附又能行肝气，故尔奏效之捷也。又一女子于秋深病，腹中气痛甚，只多服食茱萸茶而愈。时珍乃曰：仅可食用，不几将一食字泥死句下哉。食茱萸一条，连氏所藏原本无之，应昌注。

扁鹊饮上池之水，即半天河水也。雨也。纲目必以树臼中水当之。误矣。

葶菜好生高山泉源石上，与石菖一类，其味辛辣，山谷

言孙罍以沙卧瘁食其苗，李东璧谓为田园小草，则误。

囊荷，东璧谓即上林蓊且，而不知蓊且乃芭蕉之转声也。方以智物理小识，囊荷似蕉而小，又似芦稷，三月开红花，夏结绿刺，房内有黑子，其根似姜可菹，蛇不喜此，故又治蛊。

鸛鹑十月毛落，而寒号忍冻，冬聚柏实食之，又自食其遗，遗而复食，故其矢为五灵脂。此东璧所未详者。

三白草俗呼水木通，纲目释名无一条别名，或未博访耶。又濒湖以为此草，八月生苗，四月其颠三叶面白，三青变，三白变，余则仍青而不变也。故叶初白，食小麦。再白，食梅杏。三白，食黍子。此则未亲见三白形色者也。按卢之颐乘雅云：家植此草于庭前二十余载，每见三月生苗，叶如薯叶而对生。小暑后茎端发叶，纯白如粉，背面一如，初小渐大。大则叶根先青，延至叶尖则尽青矣。如是发叶者三，不再叶而三秀，花穗亦白，根须亦白，为三白也。设草未秀而削除之，或六七月，或八九月，重生苗叶，亦必待时而叶始白，月令小暑后逢三庚则三伏，所以避火形以全容平之金德，三白草不三伏而三显白，转以火金相袭之际，化炎歆为清肃，此即点火成金，不烦另觅种子者是也。故主夏伤于暑，而出机未尽，秋伤于湿，而降令过急者，两相安耳。据此言，则此草应时而生，白叶三瓣，非到时而青叶转白，与李说迥异。又常中丞笔记，镜湖产三叶白草，苗欲秀，其叶渐白，农人候之以蒔田，三叶尽白，则苗毕秀矣。余姚亦多此草，生水滨，每春夏水足，叶齐白，否则止白一叶或二叶，占之甚验。今访草长二三尺，叶似白杨，下圆上尖，一本而数节，每节皆生叶，数不止三，亦非尽能变白，惟最上数叶，初时近蒂先白，次则叶中再白，末则至叶尖通白。盖一叶而三白，非

白叶有三也。予渡曹娥江，亲摘以视之，因得其详，土人呼三白草，大抵志载之不实类如此。此其说与卢说异，因并存之。濒湖草部十六卷隔草内，载三白草，二十七卷菜部，又列翻白草，以为二种，不知即是一物。按陈绶眼科要览云：三白草根名地藕，翻白草根名天藕，断是一物无疑。此皆不应强分者，无怪乎翻白草下有释名，而三白草下无释名矣，且其根能治小儿痘后眼闭不能开并起星最效。用酒浆同捣，铺绵帛上，托于眉心，候一昼夜即开，重者二服，无不验者。而濒湖三白翻白下两处附方，皆不载，犹欠细核耳。

纲目石龙刍下，附败席，灯心草下附灯烬。一有主治，一无主治，岂以败席难列服器一门，而烬可入火部乎？未免不一例矣。

纲目丹皮后，附录鼠姑，引别录主治，另列一条，不知牡丹即鼠姑也。按：宋陆游诗云：行歇每依鸛舅影，挑频时见鼠姑心。盖宋人世俗无不呼鼠姑为牡丹。故注云：鼠姑，牡丹也。濒湖复引陶宏景说：谓鼠姑今人不识，而牡丹一名鼠姑，鼠姑亦名鼠妇。未知孰是。在陶贞白时，或其名尚不甚传，何濒湖亦未考耶！神农本经牡丹一名鼠姑。濒湖泥其文句，以为别有一物似牡丹者名鼠姑，又疑为鼠妇，不知鼠姑如果为草木耶，则神农下岂无一人考订者，若为鼠妇当入虫部，亦不应列于牡丹后矣。

茵陈乃蒿属，昔人多种以为蔬，本经所载主风湿寒热，热结黄瘧，湿伏阳明所生之病，皆指绵茵陈而言，其叶细于青蒿者是也。干之色作淡清白色，今人呼为羊毛茵陈者是也。其性专于利水，故为黄瘧湿热要药。一种生子如铃者，名山茵陈，即角蒿。其味辛苦有小毒，专于杀虫，治口齿疮尤妙。今人呼为铃儿茵陈，药肆中俱有之，此不可以不辨而概误用

之也。瀕湖茵陈下集解条所载，亦是羊毛茵陈，而以角蒿另列，故自卓识，而于发明下，却未及指出俗以角蒿为茵陈并用，若言其时尚未有山茵陈一种相混，何直指方治眼热赤肿，即用山茵陈者，偏又引入茵陈条耶，至角蒿下集解中，瀕湖亦无一语言其苗叶形状者，或尚未知此即山茵陈也。

张石顽云：南瓜至贱之品。时珍纲目即云多食发脚气黄瘰，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其性滞气助湿可知，何又言补中益气耶！前后不相应如此。吴遵程云：南瓜本益气，惟不可与羊肉同食，则令壅滞。此则吴氏为两袒之说，不知南瓜本补气，即与羊肉同食，脾健者何碍。惟不宜于脾虚之人，如今人服人参亦有虚不受补者，大凡味之能补人者独甘。色之能补人者多黄。南瓜色黄味甘，得中央土气厚，能峻补元气，不得以贱而忽之。昔在闽中，有素火腿者，云食之补土生金，滋津益血，初以为浙江处州笋片，盖处片亦有素火腿之名也。及索阅之，乃大南瓜一枚。蒸食之，切开成片，俨与金华猪腿无二，而味尤鲜美，疑其壅气，不敢多食，然食后反觉腹中易馁，少顷又尽啖之，其开胃健脾如此。因急叩其法，乃于九十月间收绝大南瓜，须极老经霜者，摘下，就蒂开一孔，去瓢及子，以陈年好酱油灌入，令满将原蒂盖上，封好平放，以草索悬户檐下，次年四五月取出蒸食，即素火腿也。则其补益之力，又可知矣，何壅之有。

大肚子乃大腹槟榔，与槟榔形似而性异。逢原云：大肚子偏入气分，体丰湿盛者宜之。槟榔偏主血分，腹满多火者宜之。纲目大肚子主治云，与槟榔同功，何味于分别乃尔，至今日药肆中所用槟榔，半多以大肚子代用，率由瀕湖一言之误也。

凤仙花一名透骨草，以其性利能软坚，故有此名。纲目

有名，未用收透骨草，濒湖引集效经验诸方载其主治，而遗其形状。又鸭脚青乃蓝淀中一种。濒湖引普济方又失考核，何其未博询耶。

纲目蔓草内载含水藤，引刘欣期交州记云：状若葛，叶似枸杞子，多在路旁，行人乏水处便吃此藤，故名。菜部又载东风菜，按广志，广州有凉口藤，状若葛，叶如枸杞，去地又余，绝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断取饮之甚美。沐发令长，此藤又名东风菜，先春而生，东风乃至，农夫以验土膏之动。一名绿耳，可为蔬，据广志所载形状及治病，与含水藤同，其可为蔬，名东风。又与东风菜同，则是一物也，濒湖误以为二，一收入蔓，一收入菜，未免考核失当，良由为裴渊广州记所误也。

濒湖以海月为江瑶柱，复附海镜，不知海月即海镜，而江瑶非海月也。此乃承岭表录之误。屠本峻海物疏云：海月形圆如月，亦谓之蛎镜，土人磨其壳以为明瓦者是也。岭南谓之海镜，又呼膏药盘。江瑶壳色如淡菜，上锐下平，大者长尺许，肉白而韧，柱圆而脆，与海月绝不相类，何可牵为一物耶。

神农本草经桑根白皮条云：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绝脉，补虚益气。此乃指桑椹而言，为后人误列根皮之下，世多不察，而缪氏经疏以为根皮补元气，性寒而能除内热，以上诸症自消。真同痴人说梦，寇宗奭亦疑之，以为本经独遗其椹，不知桑皮何能治伤中等症。惟张石顽独能发明其蕴，濒湖博识，何于本经尚欠推勘耶。

濒湖以海镜附在海月条下，注引郭璞江赋，璅蛞腹蟹，以为即此物，则又大误。不知琐蛞又非海镜也。海南志琐蛞状如珠蚌，壳青黑色，长寸许，大者二三寸，生白沙中，不